

宽
宽的
的

伊通河

臧全业 著

作品从大清乾隆末年由于天灾人祸而导致山东、河北、河南人前往伊通河开荒写起，描写了以张立绪为代表的逃荒人艰辛创业过程和他们勤劳、勇敢、善良的优良品格。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宽
宽
的

伊通河

臧全业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宽的伊通河 / 臧全业 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387-4415-6

I. ①宽... II. ①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0092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陆风

装帧设计 吴毓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宽宽的伊通河

臧全业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吉林省显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100千字 印张 / 9.75

版次 /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第一章

大清乾隆末年。

山东省胶东张格庄。

天刚亮，到庄南头新井挑水的人们，已经排起了长队。

张立绪是第一个来到井旁的，他刚从轱辘提起一桶水，后面的庄人便陆续挑着水桶来到井旁。张立绪见排在自己后面的是王二嫂，便把王二嫂的水桶提了过来，将刚从井里提出的水倒进王二嫂的水桶里。王二嫂一见，连忙说：“大兄弟，恁别管俺了，恁领着咱庄的人，为打这口井出了那么多力，二嫂可不忍心再让恁为俺提水了！”王二嫂说到“恁”时，音调格外重。

张立绪笑了笑说：“我年轻，浑身有的是力气，这点活算不了什么！”一边说一边又放下轱辘将第二桶水提上来，倒进了王二嫂的另一只桶里。王二嫂望着张立绪感动地说：“碰上这大早年，让大兄弟受累了。”说完，和排队挑水的众人招招手，挑着水桶回家去了。

张立绪又帮着后面十多个人把水桶装满。待轮到自己时，井里

的水位已经下降，水桶只装了多半下，立绪趴在井沿上向井里看了半天，然后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将又粗又黑的发辫往后一甩，挑起两个没有装满的水桶回家了。

张立绪是张格庄的保长，是全庄的领头人。山东人那种真诚、实在、善良和认干的秉性，以及自幼家庭良好的教养，使他养成了处处为别人着想，时时心里装着全庄人的品格。自从当了张格庄的保长后，张立绪就把全庄当成自己的大家，没黑没夜地为全庄人操劳着。平时，不管庄里发生了什么事，立绪总是站出来为庄人分忧，或者领着大家一起商量，或者带领大家一起干，时间长了，庄人都把立绪当成主心骨。

去年，张格庄及其周边地区遇到大旱之年，庄稼减了产。今年大年刚过，张立绪便带领庄人莳弄冬小麦，并准备种好其它杂粮和蔬菜，把去年的损失补回来。谁知立春后又滴雨未下，地里的麦苗又干又黄，大有枯死的危险。全庄人从井里挑水浇地，好不容易把麦苗浇了一遍，但庄里的三口井相继都干了，连庄里人吃水都成了问题。张立绪见状，让自己的父亲张顺安老先生出面，四周勘查，最后在庄南头的一个低洼之处打井，在数丈深处打出了水，总算暂时缓解了全庄人的吃水问题。可是没过多少天，连这口新井的水位也下降了。

张立绪忧心忡忡地进了家门，他将两个没有装满的水桶轻轻放在地上，然后掀开门帘走进父母的房间，将庄南新井水位下降之事告诉了父亲张顺安。

张顺安有两个儿子，立绪是老大，还有个小儿叫张立本。立绪和立本兄弟都已娶妻成家，立绪此时已有两女一儿，祖孙三代一大家人

同居一堂，其乐融融。

张顺安是乾隆中期的秀才，在张格庄算是最有学问的人，他饱读诗书，比庄里人不知要多知道多少事情！庄里人不管有个什么大事小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让他帮助拿主意。张顺安也乐于助人，不管谁找到他，他都愿意帮忙。近些年，两个儿子年龄渐渐大了，而自己也渐渐地老了，因此张顺安在家闲居的时间多了，外面的事多由大儿子张立绪出头。在张顺安老先生的影响下，张立绪、张立本兄弟及立绪的孩子们，都能识文断字，连立绪、立本的媳妇都写得一手好字，熟知经史。因此，一家人在张格庄很受庄人敬重。

张顺安听儿子说庄南新井水位也下降了，不由得叹了口气说：“难道老天爷真要渴死人不成！”说完，他让立绪把立本也叫了过来，爷仨坐在炕沿上，合计起如何抗旱保全庄人活命的事情来。

立绪说：“去年是个旱年，按说今年雨水应该比常年多，可偏偏一冬不下雪，立春后又不下雨，现在庄里面的三口井干了，庄南低洼处这口新打的深井水位也开始下降，如果再不下雨，庄稼干死不说，连吃的水都供不上了，这可是要命的事啦，父亲还有什么好办法？”

张顺安说：“去年遇上旱年，粮食减了产，庄里各家粮囤子已经空了不少。本来人多地少，如果年年丰收，还能维持，但偏偏今年一春天又不下雨，今年粮食再减产，明年的日子就难维持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否则，暂时渴不死，将来也得饿死。”

立绪说：“父亲说得是，暂时是吃水的困难，明年后年就是吃粮的困难啦。”

立本问父亲：“这样的旱年过去有过吗？”

张顺安摇头说：“我活了六十多岁，从未遇过这样连年干旱的年头。”

立绪说：“还是请父亲快拿个主意吧！”

张顺安沉思了半天，叹了口气说：“赶上这年头，能有什么好主意，天不下雨，租税照交，官府又不管，还得咱们自己救自己！”

立本说：“可怎么个救法呢？”

张顺安说：“这样吧，我到慧丰寺去一趟，当面和恁云海叔商议一下，也许他有什么主意。”

立本说：“云海叔是个出家人，他能有什么主意呢？”

立绪说：“兄弟，云海叔是慧丰寺的大师，是父亲同期的秀才，后来又至关东走山。到慧丰寺后，经常接触外来云游的僧人，见多识广，说不定他真有什么好主意或好办法，就让父亲去一趟好啦！”

立本听了说：“那我陪父亲去吧。”

慧丰寺是胶东一带的名寺，离张格庄只有二十里路，张顺安在小儿立本的陪同下，赶着一头小毛驴，很快来到慧丰寺。立本几年前曾来过此地，但那时年龄小，没有注意这座寺院。今天由于陪父亲来向云海大师问计，便一切注意观察。只见慧丰寺坐落在一个起伏不大的岭下，坐北朝南，周围苍松翠柏环绕，显得幽静而庄严。虽然远处草木干旱得发黄，可慧丰寺的树木却似乎没受干旱的影响，依然是那样翠绿并充满生机。

张顺安经常到寺里来找云海大师，寺里的和尚们都认识他。两个小和尚见张顺安又来寺里，并又给寺里捐赠了粮食，连连称谢，并一前一后陪张顺安来到云海大师的禅房。

云海大师见张顺安父子到来，连忙起身迎接。当得知顺安又向寺里赠粮时，云海双手合一道：“大旱之年，兄长一家自己吃粮都要紧张，怎么还往寺里捐助呢？”

张顺安摆了摆手说：“你我兄弟，况只是一点心意，贤弟莫要客气。”

云海大师说：“兄长为俗弟为僧，可兄长的慈善之心，只怕连我等出家人也自愧不如啊！”

张顺安微微一笑，又摆了摆手。

敬过茶后，云海大师问张顺安：“今年旱情依然严重，麦子长得怎么样？”

张顺安说：“麦苗差不多都干死了，眼下连人畜饮水都成问题了，庄里人已经人心惶惶，愚兄在家已经感到寝食不安，今天就是为此事来与贤弟商量对策。”

云海说：“近日已有灾民来到寺里乞讨，看来形势严峻哪！”

张顺安说：“眼下缺水吃是小事，严重的是粮食减产，如果一直这样天旱，明年的日子就难过了。”

云海点头说：“真该想办法啦！”

站在一边的张立本一直没有说话，他见云海大师说真该想办法了，便急切地说：“云海叔快帮我们想办法吧！”

云海大师笑了笑说：“孩子，不只是帮你们想办法，这样下去，连我出家人日后也会吃不上饭了。”

张立本说：“那就更要快想办法了！”

云海说：“莫急，你也坐下，咱们慢慢商议办法。”张立本点

头，然后坐在父亲身边。

云海大师问张顺安：“兄长，贵庄人均耕地现状如何？”

张顺安说：“我小的时候，人均耕地十多亩，这几十年，人口成倍增长，现在恐怕人均只有二三亩地了。”

云海说：“我大清自康熙爷起，经雍正朝到现在，已经一百二三十年了。这一百多年来，我中华帝国雄居世界，是何等强大，何等繁荣昌盛！我等父祖之辈享受了千百年来人们不曾享受到的太平，你我之辈这一生也是衣食无忧，享尽太平盛世的清福。兄长虽是秀才务农，屈了材料，但儿孙满堂，一家人充满天伦之乐，不枉人生！”

张顺安频频点头，张立本也笑着点头。

云海继续说：“只是有一样，这一百多年来我大清全国人口增加了五六倍之多，而耕地总量却没有多少增加。因此，人均耕地面积少了，人均占有的粮食数量自然也就少了。如果年年风调雨顺，还怕没有粮食吃，可一遇到灾年，粮食减了产，就要有人饿肚子了。特别是去年和今年这样的连年旱灾，的确要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了。”

张顺安点头说：“贤弟高论，哲理深刻，看来不只是胶东人口膨胀，恐怕全国各地都有个人口倍增和粮荒问题。”

云海说：“正是，刚才小弟所言，不是弟自己信口胡说，而是听朝中一位高人说的。”

张顺安说：“贤弟修身名寺，又是闻名遐迩的大师，与朝中贤达之人少不了交往。”

云海说：“好教兄长得知，小弟结识的这位朝中高人，尚算不上

朝中权贵贤达之人，但却是位极有学问、忧国忧民且目光深远之士。此人叫洪亮吉，字君直，常州阳湖人氏，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及第，名列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君直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便办差来到胶东，并专门来慧丰寺考察佛教状况，小弟有幸与此人交谈并结识。据君直先生说，我大清目前由于人口激增，人均耕地数量减少，举国面临着动荡不稳的局面，如遇天灾人祸，随时会有饿死人的可能。”

张顺安急切地问：“那这位翰林院编修有何应对良策？”

云海说：“君直先生腹中已有应对良策，但他很谦虚，也很谨慎，尚未与小弟言明，只是说自己刚入官道，上疏言事之举，尚待时日。”

张顺安失望地摇了摇头，并叹息了一声。

云海接着说：“我与君直先生那次交谈后，曾多次凝思民生之忧，感慨颇多。”

张顺安说：“贤弟最担忧的是什么呢？”

云海说：“不瞒兄长说，最让小弟担忧的是我大清这种盛世的局面，还能维系多久！”

张顺安点头说：“贤弟忧国忧民，不愧为得道高僧！”

云海说：“小弟算不上忧国忧民，只是小弟本身也是出身贫民百姓，虽然远离红尘，但却难以忘怀民生之忧。”

张顺安连连点头：“难得，难得啊！”

云海大师脸上掠过一丝苦笑，然后严肃地对张顺安说：“古人说盛极必衰，物极必反，康乾盛世已维持了一百多年，眼下乾隆爷已经

八十多岁，在位近六十年，各种弊政已纷纷暴露出来，特别是连年逢灾，民生渐苦，说不定盛世由此走向衰落。”

张顺安说：“贤弟所虑极是，愚兄也认为我大清正在走向艰难。贤弟有何摆脱艰难的好办法，敬请指点愚兄吧！”

云海大师说：“能使百姓摆脱艰难者，只有圣上和朝廷，小弟哪里有那种神通，如果说有什么好办法，也不过是为兄长一家的出路提点想法而已。”

张顺安说：“愚兄为一介平民百姓，向贤弟请教也不过是为了苟全一家人的性命，请贤弟指教就是了。”

云海大师说：“小弟要给兄长提的想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走，离开这个人多地少之地，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去谋生。”

张顺安心头一震，睁大眼睛望着云海大师。

云海说：“离开祖祖辈辈生存繁衍的地方，背井离乡，这是谁都不愿意的事情，但要改变生存艰难的现状，只有去闯这条路，这也是小弟想了好长时间才认定的路。”

张顺安平静了情绪，点了点头，然后问云海大师：“到哪去呢？哪里是人少地多的谋生之地呢？”

云海大师起身，从盛经卷的匣子中拿出一张已经发黄的地图，他将地图摊在地上，指着上面对张顺安父子说：“我青年时，曾到关东走山采参，你们看，这是我当年走山采参的地方。这是柳条边，边里是朝廷的围场和参山，边外便是蒙古人的地盘。这里有一条河，叫作伊通河。伊通河源头往下，”云海用手指了指地图标记为北的方向解释说，“伊通河是由南向北流的，因此源头往下也说是往北，在源头

向北的不远处，便进入蒙古哲里木盟的郭尔罗斯前旗的地盘。在郭尔罗斯前旗境内的伊通河畔，水草肥美，是片有待开发的肥沃之地。如果到那里落户垦荒，一定是个极好的谋生之处。”

张顺安问云海：“如此说来，贤弟当年去过此地？”

云海说：“正是，当年我们几个走山采参的后生，经过京城东北的喜峰口出关，沿着长城，顺着柳条边，一直走到郭尔罗斯前旗境内，后来在伊通边门附近渡过伊通河，进入边内的参山偷采人参。那时候，我便看中了伊通河畔这块肥美的土地。我们偷采人参被发现和驱赶后，我又一次来到郭尔罗斯前旗的伊通河边，在那里靠捕河中的鱼虾和捡取草丛的野鸭蛋养好了伤，恢复了身体。从那时起，每每想起这段难忘的时光，我都极为留恋那个地方。”

听到河中有鱼虾，从小喜欢捉鱼摸虾的张立本高兴地问道：“云海叔，河里的鱼虾多吗？”

云海大师笑着说：“多，多得很哪！水草肥美，鱼虾必然多多。我记得我们几个人，当时就用树条编的一个背筐来捉鱼，进到水中，不一会就捉了几十斤鱼虾，用清水一煮，那味道简直太鲜美了。”

张立本听了高兴地说：“父亲，咱们就到云海叔说的那个地方落户谋生去吧！”

张顺安问道：“我朝对东北一直封禁，对满汉和汉蒙之间一直限制融合，伊通河畔乃是蒙地，只怕难以进入吧？”

云海说：“进入蒙地确有困难和风险，但小弟听说早在乾隆初年，便有汉人进入土默特、喀喇沁等蒙地，私垦草场，种植粮油作物。后来，大量汉人又进入科尔沁草原私垦种粮。在当今汉族人口飞

速膨胀和满蒙故地尚未开发的情势下，汉人向肥沃的蒙地流动，必然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况蒙古人口也在增加，从维持王公贵族的生计出发，也需要汉人前去开垦荒地，以便向他们交纳租税。因此，兄长如有此意，不妨先让孩子们前往蒙地去察看一番，如果真适合，再迁徙不迟。”

张顺安说：“多蒙贤弟指点，愚兄回去后再作思考，如前往蒙地，再来向贤弟仔细讨教。”

云海大师起身相送，他执着张顺安的手说：“人离故土，自来是件难事，但为了生计，有时又不得已而为之。兄长如若迁往伊通河畔，小弟早晚也跟了去。”

回到张格庄，张顺安先与夫人说了闯关东的想法。谁知张老夫人一听，立即反对说：“闯关东？还闯关西呢！祖祖辈辈生活在张格庄，列祖列宗的尸骨都埋在这里，说走就走了！你这个老头子愿意去你去吧，反正我不去！”

张顺安叹了一口气说：“你以为我愿意离开故土！可眼下全庄人守着这点地，粮食越来越紧张，赶上这旱灾之年，粮食再减产，说不定会把我们这把老骨头也饿死在这里。”

张老夫人说：“现在人多地少不假，可饿死也不光咱们一家，全庄上百户人家，怎么会偏偏饿死我们！”

张顺安说：“难道全庄人都饿死就好吗？不想办法，早晚会饿死人，饿死谁也不好！”

张老夫人听了不再作声。

张顺安说：“明天把儿孙们都叫到一块，连同顺发一家，全家人

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然后再作计较。”张老夫人点点头。

第二天傍晚，张顺安和张老夫人早早就坐在了自家院外的那棵三百多年的大槐树下，等待着众人在这里商议重要事情。不一会儿，张顺安的弟弟张顺发一家五口也来到大槐树下，紧接着，张立绪、张立本两家也来到树下。

张顺安见一大家人聚齐，刚要开口说话，只见从大门进来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那青年对着张顺安说：“大伯，我也算作张家的一员吧，我也要跟着你们闯关东！”

张顺安和众人看时，原来这位青年是张立绪夫人杜秀琼的小弟杜松林。杜松林五岁时，父母相继病逝，他一直靠姐姐杜秀琼抚养长大，眼下杜松林已成为一名壮劳力，地里家里的活他样样都精通。

张顺安笑哈哈地说：“虽是恁姐姐把你带大，但这些年我和你大娘一直把你当成亲儿看待，你的确可以作为张家的一员，快坐到恁姐姐身边去吧！”杜松林笑着坐在了姐姐杜秀琼身边。

张顺安站起身来说：“今天，咱们张氏家族聚在一起商量一件大事，不管是谁，都可以发表意见。这件大事嘛，就是我们是否要去闯关东，到蒙古地盘上去垦荒，摆脱眼下人多地少，逢灾挨饿的局面。立绪是保长，了解的情况多，你先说说吧！”张顺安说完坐在木凳上。

张立绪见父亲先让自己说话，便站起来说：“咱村去年大旱，粮食减了产，今年到现在，又不下雨，庄稼都干死了，现在连吃的水都成了问题。如果这样下去，明年的日子就难过了，与其在这挨饿受罪，倒不如出去闯条生路。至于到哪去，原来我没想过。听父亲说云

海叔建议到关东的蒙地去开荒种粮，我认为是个好主意。只是咱们人生地不熟，不知道怎么个闯法。”

张顺安问道：“闯关东你同意，只是不知怎么闯，是这样吗？”张立绪点点头。

张立绪坐了下去，张立本站起身说：“我和父亲到慧丰寺，云海叔和我们说，柳条边外、伊通河畔，那里水草肥美，河里都是鱼虾，岸上到处是野鸭蛋。如果在那里落户垦荒，保证年年大丰收，粮食堆成山，平时还可以下河捉鱼，到草丛中捡鸭蛋，那该多好啊！所以，我愿意去闯关东。”立本一口气说完，毕竟才二十多岁，娶妻成家不久，还带些孩子气。

张老夫人特别疼爱立本这个老儿子，看着立本一边说一边那种高兴劲，说了句：“娶了媳妇还像孩子，总想捉鱼摸虾。”说完自己笑了起来。

张顺安的弟弟张顺发坐在地上一一直在思考着。张顺发是顺安的小弟，顺发上面本来还有一姐一哥，但都在幼年时得天花死去了。张顺安很心疼自己这个幼弟，在顺发娶妻的年龄，父母已经过世，是张顺安和夫人帮助顺发娶了媳妇，置办了田地和宅第。顺发的媳妇杨洁云能干又会持家，一家五口人过得很是美满。

张顺安见小弟没说话，便开口问道：“顺发，你有什么想法？”

张顺发说：“咱们庄人越来越多，地就那么点，以后吃粮食问题的确是个事，遇上灾年再减产，说不定下一代要挨饿。这么想，我也愿意到外面去闯条生路。刚才两个侄子说的话我都同意，只要大哥下决心，咱们就去闯关东。”

张顺安点了点头，又问杨洁云：“弟妹愿意去闯关东吗？”

杨洁云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说：“俺们女人家也说不好该怎么办，但不能饿着孩子们，哪怕受点罪，只要能吃饱，饿不着人怎么都行。”

张顺安又问立绪媳妇杜秀琼和立本媳妇李小妹：“你们妯娌二人愿意闯关东吗？”

李小妹看了看嫂子杜秀琼。秀琼刚嫁到张家时，父母便相继过世，她一面操持张家的家务，侍候公公婆婆，一面抚养弟弟杜松林和小妹杜秀娥，后来又相继为张立绪生了两女一男。由于勤劳和操持一大家的家务，秀琼锻炼得手脚麻利、能说能干，在张家一家人中很有威信，受到一家老少的爱戴。秀琼见公公让她和弟妹李小妹表态，又见李小妹向她使眼色，意思是让秀琼代表她说话。秀琼格格一笑说：

“当初俺从杜家乔嫁到咱庄时，也不习惯，后来过了一段什么都习惯了，所以俺想这人一生在哪都一样，去闯关东谋生路，只要男人家能去，俺女人家也能去。兄弟媳妇，是不是啊！”秀琼说到这里，推了一把身边的李小妹。小妹急忙说：“对，嫂子说得对，俺和嫂子到哪都不差，什么都能干。”

张顺安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只见杜松林站了起来说：“大伯，是不是该我说啦？”

张顺安说：“好，松林侄说吧！”

杜松林说：“我和小妹秀娥自幼没有了父母，是姐姐、姐夫和大伯、大娘一家，把我兄妹二人拉扯大，大伯还教我读书识字，胜似我的亲生父母。这几年，家里地里的活我都学会了，有时候觉得这点活

不够干了，真希望出去闯一闯，看看外面的天地。如果大伯决定去闯关东，我愿意跟着你们一起去。也好侍候大伯、大娘和我的姐姐、姐夫。”

张顺安把几个儿孙辈的孩子用手招到自己的跟前，对他们说：“你们听清大人说的话了吗？你们愿不愿意离开这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住呢？”

张立绪的大女儿大嫚马上说：“咱们这里的河都干了，没有地方抓鱼玩，我要跟小叔一起到很远的地方去抓鱼！”

张顺发的大儿子立志说：“我想骑大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张顺安抚摸着侄子立志和孙女大嫚，又看了看其他几个更小的孩子，笑着说：“好，以后让你们又抓鱼、又骑马，都玩去吧！”几个孩子一听要他们去玩，便一齐跑出大门去了。

张顺安望了望夫人说：“他娘，大家都说了，也都愿意闯关东，你看怎么样？”

张老夫人说：“俺们女人家听你们男人的就是了，弟妹和儿媳都说了，我和她们一样，跟着你们走，反正哪里还埋不了这把老骨头！”

张顺安虽然心里满意夫人的回答，但他没有马上说话，而是站起身来走到大槐树树干边，双手抚摸起树干来。张老夫人和顺发、立绪、立本知道，张顺安内心的老话可能又被勾起来了。果然，张顺安一边抚摸着大槐树，一边就眼眶发热起来，隔了好半天，他才眨了眨眼，将差点流出来的眼泪转了回去，然后说道：“想当年，我们的祖先从山西东迁至山东的胶东，是何等的艰难困苦，可祖先们挺过来